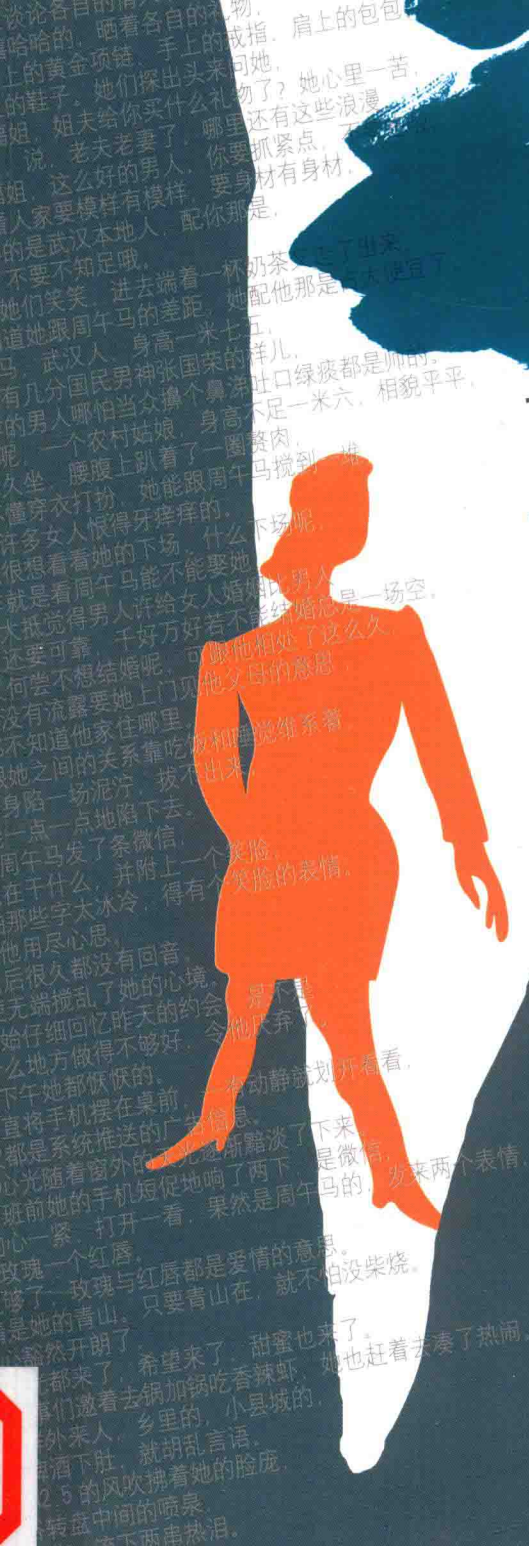


宋小词 /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直立行走

中篇小说选集



直立行走

中篇小说选集

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直立行走/宋小词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7.7

(中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473-1136-3

I.①直… II.①宋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1124 号

直立行走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32 千字

印 张: 7.25

印 数: 1—5,050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136-3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(021)52069798

目 录

直立行走 1

滚滚向前 77

天使的颜色 153



直立行走



完事后，周午马说，你去洗洗吧。杨双福便听话地从床上起来，踩着纸一样的拖鞋进了卫生间。水阀打开，冷雨像箭一样射下来，半天才有热水。雾气弥漫，蒸腾出某种齜齜。她取下角架上的洗浴液，挤出一大坨，狠狠地抹在脖颈上、双乳上、腋窝下、私处和双腿上，用力揉搓，打起满身泡沫，然后取下莲蓬头猛冲。下体有一股热液涌出，伴着一股浓郁的腥味儿，她忽然感到羞耻，觉得自己像周午马的一只夜壶。

冲洗了半小时，她围了条浴巾出来，周午马已经衣是衣衫是衫穿戴整齐地坐在沙发椅上拨弄手机。她哆嗦了一下，迅速知道这晚开的依然是钟点房。他的白衬衫一丝不苟地扎进黑色牛仔裤里，一条高仿的爱马仕皮带穿腰而过，“H”标志咧嘴大笑，酒足饭饱似的。她有些愤怒。下了床，他早早从兽变成了

人，而她却还赤身裸体，像个畜生。她慌乱地穿起衣服，忽地有种被欺负的感觉。

看她穿得差不多了，他对她笑了笑。她也对他笑了笑。

他说，你先走吧，晚了就难坐车了。你住得远。

她没说话。拿起包就走了。

在电梯里，对着镜子，看着烧红的脸，她觉得自己丑极了。

电梯门开的时候，一股冷风迎面袭来，她打了一个冷战，将羽绒服的帽子戴在头上。下了雨，江汉路水淋淋的，四处游走的霓虹仿佛肥皂水泼得满大街都是。到处都是人，每个男人的腋下都夹带着一个女人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香的臭的，蝗虫般黑压压地在街上打成了堆，每家的店铺和摊位都是人，几家餐馆前等着就餐的人排队都排出几道弯来了。步行街上全是兜售玫瑰花、巧克力和发光牛角箍的。

七点半，别人的情人节这会儿才刚刚开始，而她的情人节已经草草闭幕了。一对对情侣从她身边谈笑而过，她犹如受了内伤一般。

周午马约她三点来江汉路，她上午就从武昌赶过来了，怕堵车。她住在关山一个偏远的城中村。武汉这两年大兴土木，每天若干个工地一齐开工，每条路如癌症晚期一般，一堵车就堵成一锅粥。每次他约她，都是在汉口。她对汉口的地形不怎么熟悉，每次约会，他说一个地点，定下一个时间，她都要提

前很长一段时间用来寻找他说的那个地方。她从来没有迟到过。每次他满头大汗地赶来，看到她早早坐在店里了，他总是很惊喜地叹道，哇，你好贼，这个犄角旮旯我还担心你找不到呢。她笑笑。她不想让他看见她在大街上慌忙前行，两眼迷茫，抬头四顾，走三步就拉人问路的狼狈样子。

说到底，她还是怕他瞧不起她。其实她心里也知道，无论她怎么努力，他都是瞧不起她的。城里人总是瞧不起乡下人的。他们今天三点半就在江汉路的一家小餐馆吃了饭，宽阔的餐厅里就他们两个人入座，好在她中午只吃了一个面包，所以还能下得去筷子。三个菜，一道葱烧武昌鱼、一道香酥锅巴、一道广东菜心。中途他叫服务员给她加了一个木瓜炖雪蛤，半只转基因木瓜里盛了些白色的碎末，她舀了一勺，大部分是银耳。她看了看桌上的三角架菜谱，不贵，二十八元，好歹是他的一个心意。她吃了，吃完了。

之后他们就去了附近的如家酒店。这是他约她的重点。她是清楚的，没必要去计较，很多事说穿了就没有味了。只是她以为今天会比以往多一些娱乐内容，她以为会在餐桌与上床之间增加个看电影或是打桌游的节目，再不济轧轧马路也行啊，这样安排会让她觉得更好些。她有一些失落。

房间是早就开好了的，他拿房卡把门打开，她走了进去，她希望能在桌上或是床上看见一束玫瑰或是巧克力，这样多少

会给她一些尊严和慰藉，可是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股长年不见阳光的霉味。他将她推到在床上压在身下，双手在衣内一把抓住她的胸时，她的心“咚”的一声跌在了深洞里，五脏间一片黑暗。

一

杨双福在光谷鲁磨路一家私企里上班，老板是做商超培训的，号称全国都有业务，手下五六个业务员各自划有片区，她分管华北区。她从大学毕业就在这里混着。上班就是打电话，华北区商场超市的电话胡乱打一通，通常自报家门后，对方就不耐烦地挂了电话，有的还要骂通娘才肯挂电话。刚开始她气鼓鼓的，还掉泪。每次员工训话，他们老板总说，这年头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捞出来揣自己兜里才叫本事，被对方骂娘怎样了，卵大个事也值得放在心里磨，你们的心眼也太便宜了。后来她也就皮糙肉厚了。她认为付出就有回报，勤劳就能致富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茶水间里同事们都在谈论各自的情人节，嘻嘻哈哈的，晒着各自的礼物，脖子上的黄金项链、手上的戒指、肩上的包包、脚上的鞋子。她们探出头来问她，双福姐，姐夫给你买什么礼

物了？她心里一苦，笑笑，说，老夫老妻了，哪里还有这些浪漫。

双福姐，这么好的男人，你要抓紧点，不要拖啦。

你看人家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材有身材，难得的是武汉本地人，配你那是，啊，不要不知足哦。

她跟她们笑笑，进去端着一杯奶茶又走了出来。她知道她跟周午马的差距，她配他那是占大便宜了。周午马武汉人，身高一米七五，眉眼有几分国民男神张国荣的样儿，这样的男人哪怕当众擤个鼻涕吐口绿痰都是帅的。自己呢，一个农村姑娘，身高不足一米六，相貌平平，因为久坐，腰腹上趴着了一圈赘肉，又不懂穿衣打扮，她能跟周午马搅到一堆，是让许多女人恨得牙痒痒的。她们很想看看她的下场，什么下场呢，无非就是看周午马能不能娶她，她们大抵觉得男人许给女人婚姻比男人本身还要可靠，千好万好若不能结婚总是一场空。她又何尝不想结婚呢，可跟他相处了这么久，他从没有流露要她上门见他父母的意思，她都不知道他家住哪里。他跟她之间的关系靠吃饭和睡觉维系着。

她如身陷一场泥泞，拔不出来，只能一点一点地陷下去。

她给周午马发了条微信，问他在干什么，并附上一个笑脸。她怕那些字太冰冷，得有个笑脸的表情。她对他用尽心思。发出后很久都没有回音。这便无端搅乱了她的心境。她开始仔细

回忆昨天的约会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，令他厌弃了。有时候她自己都厌弃自己，作为一个女人她没钱没貌没高贵出身，只有一对双乳生得还算丰满，可这一对双乳又能挽留他到何时呢？

整个下午她都恹恹的。她一直将手机摆在桌前，一有动静就划开看看，每次都是系统推送的广告信息。她的心光随着窗外的天光逐渐黯淡了下来。在下班前她的手机短促地响了两下，是微信，她的心一紧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周午马的，发来两个表情，一支玫瑰一个红唇。

这就够了，玫瑰与红唇都是爱情的意思。爱情是她的青山。只要青山在，就不怕没柴烧。她的心豁然开朗了，所有的光都来了，希望来了，甜蜜也来了。

晚上同事们邀着去锅加锅吃香辣虾，她也赶着去凑了热闹。都是一群外来人，乡里的，小县城的，两三杯啤酒下肚，就胡乱言语。

双福姐，一定要拿下姓周的，一定要在这里扎下根来。

双福姐，男人是很好弄的，一瓶红酒加一个裸体就搞定了。

双福姐，一定要豁出去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你找了个武汉本地的，不知道省了多少事，起码房子不用愁吧，这就比我们少奋斗二十年，二十年啊，人生最值钱的二十年啊。

很快就有人纠正，说，三十年，三十年啊。知道武汉现在

的房价吗，光谷都一万五一平米了。

这就是武汉人的荣耀，他们生下来不动弹也比我们快三十年。

来，为双福姐提前三十年进入中产阶级干杯！

哈哈。

呵呵。

他们像背负着血海深仇一样从乡野进入到城市，每天如鸡一样，两只爪子得在地上刨出血来才有一爪食吃。

她颇有些惆怅，麻木地灌了自己许多酒，直喝得头脑发沉，同事看出了她的醉态，酒事匆忙结束。她知道自己的量，她并没有喝高，只是装醉。她想体会被人搀扶的滋味，想感受人与人相假着的暖意，在这个闪亮的城市里，她每天都带着盔甲，全副武装地把自己弄得质地坚硬，只有她自己清楚，她是个弱者，敏感又极其容易受到伤害。

同事们架着她在商量对她的处理，对由谁来护送她回家都很犹豫，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。在解释与推诿中，她知道自己成了包袱。她最终还是推开了同事们的手臂，有一些苍凉。她不想给同事们添麻烦，自己不能给予别人什么，便也不能奢望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。一辆空的士救星般从路边开来，她果断招手，迅捷地打开车门坐了上去，对司机说了地点，在同事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她大笑着对同事们说了拜拜。

含着 PM2.5 的风吹拂着她的脸庞，看着光谷转盘中间的喷泉，她一时感伤，流下两串热泪。

· 三

日子像是被胶粘住了似的，时光缓慢滞重。已经三天了，周午马像是忘了她这个人，没有给她一条信息。他总是这样子，在“饱餐”了她之后总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是想不起她的。她虽热盼他的消息，但她那点可怜的自尊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殷勤。

周五的晚上，她拎着一碗麻辣烫上楼时，手机铃声在包里轰然作响。她的心一下腾起波浪，这是她专为他的来电设的《死了都要爱》，“死了都要爱，不哭到微笑不痛快，宇宙毁灭心还在，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……”，她慌慌地从包里掏手机，怕接迟了，爱就走了。

喂。她轻轻地。

双福，明天是元宵节，你到我们家吃汤圆吧。

她的脖子顿时伸长两尺，她有些懵，你刚才说什么？

叫你明天到我们家过节。中午之前，我过来接你。

我，我。她有些慌乱，她似乎一直都暗暗地为此事准备着但又一直没有准备好，猛地这么一说，就把她抵到了悬崖上。

她说，午马，能不能不到你家去啊，我，我。

别不识抬举啊，是我爸妈的意思。

她怕他不耐烦，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，我只是害怕。

行了，我明天来接你。

谈恋爱，见父母总归是一件大事，这是他俩关系脱胎换骨的关键一步。失败了，便前功尽弃；成功了，他们将走进新时代。这机会，她必须得牢牢抓住。从前她一直隐隐担忧自己会在泥淖里沉沦下去，现在才发现周午马是靠谱的，是可以托付终生的。她的命真是太好了。武汉人，城里人都还是好的。

打开寝室门，“啪”地开灯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几只蟑螂四处逃窜，桌上的、地上的、墙上的，一下就没影了。她对此已经习以为常。

这个城中村卵蛋似的被四周高楼夹击，像一颗发烂的心脏在黑暗中微弱地搏动。小区路口的垃圾箱，棺材一样，常年臭气熏天，污水横流，这里地势又低，一遇到暴雨天，整个城中村一秒钟变河流，日照不充足，潮气久久不退，所以这里终年都散发着霉味和馊味。但这里也热闹，有许多小餐馆，烟熏火燎的，路面被地沟油盘出一层包浆，乌亮乌亮的。边上一条水果摊，烂苹果烂梨子都沤出了一股酒气。城中村的住户很杂，学生、贩子、民工，天南地北的人都有，是另一个江湖。杨双福住的这个楼大多是附近几所高校的学生，考研的、同居的、

考编制的、啃老的都窝在这楼里，所以时不时还能听到读单词的声音，也能闻到精液满天飞的气味。她大学毕业就被学姐介绍租住在这里了，十五个平米，一个月七百块，她觉得还是贵了，但她知道在城区却是最便宜的租价了，搬到这里两年了就没挪窝，这里的老鼠蟑螂苍蝇蚊子她都认识了。

远处是挖掘机的作业声，很多次她都梦见那些挖掘机并排向这个城中村开来，它们把这里的房子、树木、泥土、老鼠和人都当成了垃圾撮进搅拌机里，含着血肉的泥浆从搅拌机里流了出来。她惊恐地呐喊着，挣扎着，想要逃，可是有股巨大的力量将她吸了进去，又将她甩入到齿轮里。她总是在大叫声中醒来，怔怔的，然后在心悸与不安中又沉沉睡去。

次日，她早早就起床去了超市，在卖酒和卖茶的专柜里盘旋了很久，一只手在这个上放一放，在那个上放一放，不知道选哪个好。武汉人讲面子，送廉价货是很得罪人的。最后她狠了狠心拿了两瓶贵州茅台，七百多块钱。又拿了一个“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”的礼盒，这便拿得出手了。

回到住处烧水洗头洗澡。重头戏便是穿衣服了。她把柜子里的衣服都搬到了床上，望着这堆衣服，她像狗看着一只刺猬，无从下手。平常胡乱逮着哪件穿哪件，也能出门，可今天不比寻常，她想靠这些衣服来装扮出自己的分量、价值、脸面和教养来。紫色的棉衣显得老气，鹅黄的斗篷质地太差，蓝色的卫

衣已经起毛了，穿上虽然还过得去，可心里总归是别扭，怕别人从这一细节中捕捉到她的寒酸，顿了顿又脱了。穿了脱，脱了穿，坏情绪弥漫开来，她快要晕厥了，镜子里的一张脸红得像烧煤，越发的粗陋。她忽然讨厌起自己的生活，她痛恨贫穷和自己的出身，她痛恨起那些光鲜靓丽的会穿衣打扮的女子，她们依靠着姣好的面容和身材俘获有钱男人过着有房有车的日子，她们年纪轻轻却能不劳而获，享受丰富而全面的物质生活，而像她这样勤劳的女子汗水洒一地，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买不起。她感到些无助与灰心，跌坐在床上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

外面响起汽车的喇叭声，接着她的手机在桌上响了起来。是周午马来了。她赶紧抹泪，扒了条牛仔裤和黑色羽绒服匆匆照了照镜子，就拿了包和礼物出门了。

她看见了一辆掉了漆的白色富康。周午马在车里吸烟。太阳底下，喧闹声变得稀薄，她的脑袋嗡嗡作响。她想到了一年半前的那一天。

四

前年的11月11日，她被学姐拉去参加她QQ群的一个单身